

刘亮程 著

凿空



空 笛



著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凿空 / 刘亮程著. — 杭州 : 浙江文艺出版社,
2018. 4

ISBN 978-7-5339-5227-3

I. ①凿… II. ①刘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8) 第 047060 号

责任编辑: 金荣良

装帧设计: 所以设计馆

凿空

刘亮程 著

出版

 浙江出版联合集团
 浙江文艺出版社

地址 杭州市体育场路 347 号 邮编 310006

网址 www.zjwycbs.cn

经销 浙江省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

果麦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
印刷 北京旭丰源印刷技术有限公司

开本 880 毫米 × 1230 毫米 1/32

字数 363 千字

印张 12.25

印数 1-12,000

版次 2018 年 4 月第 1 版 2018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书号 ISBN 978-7-5339-5227-3

定价 63.00 元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影响阅读, 请联系 021-64386496 调换。

目 录

序

- 红色 · 001
- 出事 · 002
- 村子没腿了 · 004
- 驴叫 · 004

第一章

- “腾” · 007
- 宝贝 · 009
- 土里的人 · 010
- 洞 · 012
- 房子 · 014
- 诵经 · 015

第二章

- 相好 · 018
- 地下驴叫 · 021
- 地捣疼了 · 022
- 驴的身体是一座桥 · 023
- 大巴扎 · 024
- 木头的声音 · 025
- 粮食巷 · 026
- 清真寺 · 026
- 西气东输 · 027
- 卡瓦（葫芦） · 027

第三章

- 公路的声音 · 030
- 水泥块里的钢筋 · 032
- 挖出好东西 · 033
- 倾听 · 034
- 有人也在挖洞 · 035

第四章

铁匠铺 · 037
柏油路 · 038
坎土曼工程 · 040
拖拉机把铁匠铺
救活了 · 042
车祸 · 044
原油 · 045
车斗 · 046

第七章

艾疆 · 070
驴怎么想 · 072
一个活法 · 074
嫁接 · 075

第五章

亚生村长 · 048
黄母狗 · 049
要发生事情了 · 050
美容院 · 053
石油井架 · 054

第八章

通气口 · 079
咳嗽 · 081
哭声传进洞里 · 081
路 · 083

第六章

坎土曼 · 057
女主人 · 059
铁锨是坎土曼变的 · 061
等活 · 061
坎土曼是铁锨变的 · 062
磨损的铁锨 · 064
龟兹佛窟是坎土曼
挖出来的 · 066
佛像 · 067

第九章

库半 · 085
起风 · 086
解放牌汽车 · 086
狗叫 · 088
阴森 · 088
夜晚的味道 · 089
一只羊占两个人位子 · 092
比肚子更饿的地方 · 093

第十章

- 玉素甫 · 095
- 打架 · 096
- 一疙瘩铜钱 · 098
- 生土的味道 · 099

第十一章

- 狗知道 · 101
- 村庄的气味都不一样 · 102
- 铁勺铲锅底的声音 · 103
- 轰隆隆 · 104
- 出大事 · 105

第十二章

- 地下村子 · 107
- 向导 · 109
- 工程队 · 110
- 坎土曼老板 · 112
- 一个人的洞 · 114
- 艾布 · 115
- 黑汉 · 116

第十三章

- 挖掘声 · 118
- 王兰兰 · 119
- 洞那头 · 121
- 种子 · 122
- 房子 · 123
- 头顶的驴车 · 124
- 土里的走路声 · 125

第十四章

- 漆黑 · 127
- 空洞的睡眠 · 129
- 等树叶飘落 · 130
- 巷子 · 131
- 夜晚 · 132

第十五章

- 白杨树梢的哗哗声 · 137
- 库房 · 138
- 集体保管种子 · 139
- 副村长 · 140
- 致富 · 141
- 一窝老鼠 · 143
- 会挖洞了 · 145

第十六章

- 墓位 · 147
- 麻扎是最安全的地方 · 149
- 六百年历史 · 151
- 家族 · 153

第十七章

- 毛驴协会 · 155
- 午饭 · 157
- 驴头数 · 158
- 驴档案 · 160
- 黑母驴 · 160
- 阿赫姆说驴 · 162
- 鸡师傅古丽莎 · 163
- 狗师傅艾布 · 164
- 羊师傅阿不拉江 · 164
- 驴师傅阿赫姆 · 165
- 驴睡觉吗 · 165
- 驴干的活儿 · 166

第十八章

- 老鼠药 · 168
- 听懂驴叫 · 170
- 灭鼠 · 171
- 外来老鼠 · 172
- 浩浩荡荡 · 172
- 老鼠上吊 · 173

第十九章

- 铁 · 177
- 铁匠铺造的农机具 · 179
- 拖拉机的秘密 · 180
- 铁驴车 · 181
- 一堆烂铁响 · 183
- 铁东西多起来 · 185

第二十章

- 五保户埃希提 · 187
- 坎土曼的声音 · 189
- 割礼 · 191
- 头里的打铁声 · 192
- 危险的事 · 193
- 艾布 · 195
- 黑汉 · 197

第二十一章

- 十三代铁匠 · 199
- 印记 · 200
- 变形 · 201
- 命 · 205
- 兵器 · 207
- 坎土曼的挖痕 · 208
- 各说各 · 210
- 钉驴掌 · 211
- 坎土曼是啥 · 212

第二十二章

调查队来了 · 214

地窖 · 215

中午饭 · 217

漏洞 · 219

艾布的洞 · 219

驴不怕警车 · 220

隐瞒 · 221

阿訇的话 · 223

“就这样吧” · 224

第二十三章

拉着心的那头驴乏了 · 227

错误 · 229

失踪 · 231

土里的脚步 · 232

适应黑 · 234

钥匙 · 235

一个人的洞 · 236

第二十四章

老村长额什丁 · 239

脚印 · 241

狗和驴都知道 · 243

一茬子人 · 243

狗认得谁是村长 · 246

驴开会 · 247

嘴严 · 248

驴是人骑的 · 249

第二十五章

棉花开了 · 251

洗头房 · 252

文化广场 · 255

石油井架 · 258

开挖 · 261

第二十六章

大驴头 · 263

文件 · 265

三轮摩托 · 266

铁牲口 · 268

村庄的一半是驴的 · 269

驴和拖拉机 · 270

羊和拖拉机 · 272

狗和拖拉机 · 273

人和拖拉机 · 276

第二十七章

驴教授来信 · 278

坏话 · 280

驴报告 · 281

驴中间的人师傅 · 283

祖先用过的毛驴 · 284

第二十八章

- 驴车路 · 286
万驴齐鸣 · 287
这辈子没见过的事 · 289
驴疯了 · 290
驴在叫啥 · 291
完蛋了 · 293
调查 · 295
保密文件 · 297

第二十九章

- 枪声 · 300
追驴 · 302
天光 · 303
逃脱 · 305
黄胡子 · 307

第三十章

- 张旺才的洞 · 310
铁锨和坎土曼 · 311
探子 · 313
坎土曼学 · 315

第三十一章

- 玉素甫的洞 · 318
埋掉的村庄 · 319
春天照旧来了 · 320
坎土曼的活又来了 · 322
谣言 · 324

第三十二章

- 定数 · 327
大号坎土曼 · 328
驴自己跑来钉掌 · 329
丁丁 · 329

第三十三章

- 说给驴听 · 333
驴政策 · 334
红头文件 · 334
驴叫声里谈买卖 · 335
驴脾气 · 336
驴为坎土曼操心 · 336
驴喜欢歪东西 · 337
驴不叫天会塌下来 · 338
一种叫等的生活 · 339
硬骨头 · 340
荒谬 · 341
掉下去 · 342

第三十四章

- 张旺才 · 344
头顶上的家 · 345
测量 · 347
挨打 · 348
抓获 · 349
那些年 · 350
挖一个洞走回来 · 352
通了 · 354

第三十五章

- 回家 · 355
《古兰经》 · 358
声音 · 359
爆米花 · 362
凿空 · 364
声音的故事 · 368

跋

- 张金 · 371
耳朵 · 374

序

红色

驴叫是红色的。全村的驴齐鸣时村子覆盖在声音的红色拱顶里。驴叫把鸡鸣压在草垛下，把狗吠压在树荫下，把人声和牛哞压在屋檐下。狗吠是黑色的，狗在夜里对月亮长吠，声音悠远飘忽，仿佛月亮在叫。羊咩是绿色，在羊绵长的叫声里，草木忍不住生发出翠绿嫩芽。鸡鸣是白色，鸡把天叫亮后，便静悄悄了。

也有人说黑驴的叫声是黑色，灰驴的叫声是灰色。都是胡说。驴叫刚出口时，是紫红色，白杨树干一样直戳天空，到空中爆炸成红色蘑菇云，向四面八方覆盖下来。驴叫时人的耳朵和心里都充满血，仿佛自己的另一个喉咙在叫。人没有另一个喉咙，叫不出驴叫。人的声音低哑地混杂在拖拉机、汽车和各种动物的叫声中。

拖拉机的叫声没有颜色。它是铁东西，它的皮是红色，也有绿皮的，冒出的烟是黑色，跑起来好像有生命，停下就变成一堆死铁。拖拉机到底有没有生命狗一直没弄清楚，驴也一直没弄清楚，驴跟拖拉机比叫声，比了几十年，还在比。

驴顶风鸣叫。驴叫能把风顶回去五里。刮西风时阿不旦全村的驴顶风鸣叫，风就刮不过村子。

驴是阿不旦声音世界里的王。

天上云一聚堆，驴就仰头鸣叫。驴叫把云冲散，把云块顶翻。云一翻动，就悠悠晃晃地走散。驴不喜欢下雨。毛驴子多的地方都没有雨。民间谚语也这么说：若要天下雨，驴嘴早闭住。

往远处走，村庄的声音一声声丢失。鸡鸣五更天，狗吠十里地。二里外听不见羊咩，三里外听不见牛哞，人声在七里外消失，剩下狗吠驴鸣。在远处听，村庄是狗和驴的，没有人的一丝声息。更远处听，狗吠也消失了，村庄是驴的。在村外河岸边张旺才家的房顶上听，村庄所有的声音都在。张旺才家离村子二里地，村里的鸡鸣狗吠驴叫和人声，还有开门关门的声音都在他的耳朵里。他家的狗吠人声也在村里人的耳朵里。

出事

我走到阿不旦村边时突然听到驴叫。我好久听不到声音，我的耳朵被炮震聋了。前天，在矿区吃午饭时，我看见一个工友在喊我，朝我大张嘴说话，挥手招呼，我走到跟前才隐约听见他在喊：“阿不旦、阿不旦，广播里在说你们阿不旦村出事了。”他把收音机贴到我的耳朵上，我听着里面就像蚊子叫一样。

“你们阿不旦村出事了。”他对着我的耳朵大喊，声音远远的，像在半里外。

我从矿山赶到县城，我母亲住在县城医院的妹妹家。我问母亲阿不旦到底出啥事了，我看见母亲对着我说话。我说：“妈你大声点，我听不清。”母亲瞪大眼睛望着我，她的儿子出去打了两年工，变成一个聋子回来。她着急地对着我的耳朵喊，我听着她的喊声仿佛远在童年。她让我赶紧到医院去治：“你妹妹就在医院，给你找个好医生看看。”我说去过医院了，医生让我没事就回想脑子里以前的声音。“医生说，那些过去的声音能唤醒我的听觉。”我喊着对母亲说。我听见我的喊声远远的，仿佛我在

另外的地方。

母亲不让我回村子。她说村子都戒严了。我说，我还是回去看看我爸。母亲说，那你千万要小心，在家待着，别去村子里转。我“啊啊”地答应着。

我从县城坐中巴到乡上，改乘去村里的三轮摩托。以前从乡里到村里的路上都是驴车。现在也有驴车在跑，但坐驴车的人少了。驴车太慢。

三轮车斗里坐着五个人，都是阿不旦村人，我向他们打招呼，问好。坐在我身边的买买提大叔看着我说了几句话，我只听清楚“巴郎子”三个字。是在说我这个巴郎子回来了，还是说这个巴郎子长大了？还是别的？我装着听清了，对他笑笑。早年我父亲张旺才听村里人跟他说话，第一个表情也是张嘴笑笑，父亲不聋，但村里人说的话他多半听不懂，就对人家笑，不管好话坏话他都傻笑。我什么话都能听懂，父亲张旺才的河南话，母亲王兰兰的甘肃武威话，村里人说的龟兹语方言，我都懂。母亲说我出生后说的第一句话不是汉语是龟兹语。我不光能听懂人说的话，还能听懂驴叫牛哞鸡鸣狗吠。现在我啥都听不清。我不想让他们知道我聋了。别人出去打工都是挣钱回来，我钱没挣上，变成一个聋子回来。这是一件丢人的事情。

车上人挤得很紧，我夹在买买提和一个胖阿姨中间，他们身上的味道把我夹得更紧。我从小在这种味道里长大，以前我身上也有和他们一样的味道，现在好像淡了，我闻不到。可能别人还能闻到，别处的人还会凭嗅觉知道我是从哪儿来的。没办法，一个人的气味里带着他从小吃的粮食、喝的水、吸的空气，还有身边的人、牲畜、果木以及全村子的味道，这是洗不掉的。三轮车左右晃动时，夹着我的气味也在晃动。我的头有点晕，耳朵里寂寂静静的，车上的人、三轮车、车外熟悉的村庄田野，都没有一点儿声音。

村子没腿了

到村头，我跳下车，向他们笑了笑，算打招呼。我站在路边朝村子里望，看见村中间柏油路上停着一辆警车，警灯闪着。路上没有行人，也没有驴车，也不见毛驴，也没驴叫。往年这季节正是驴撒野的时候，庄稼收光了，拴了大半年的驴都撒开，聚成一群一群。那些拉车的驴，驮人的驴，都解开缰绳回到驴群里，巷子和马路成了驴撒欢儿的地方，村外大麦场成了驴聚会的场所，摘完棉花的地里到处是找草吃的毛驴。驴从来不安心吃草，眼睛盯着路，见人走过来就偏着头看。我经常遇见偏着头看我的驴，一直看着我走过去，再盯着我的背影看。我能感到驴的目光落在后背上，一种鬼鬼的好像来自另一个世界的注视。我不回头，我等着驴叫。我知道驴会叫。驴叫时我的心会一起上升，驴叫多高我的心升多高。

今年的毛驴呢？驴都到哪儿去了？村庄没有驴看着不对劲，好像没腿了。在我小时候的记忆里，村庄是一个长着几千条驴腿的东西，人坐在驴车上，骑在驴背上，好多东西装在驴车上，驮在驴背上，千百条驴腿在村庄下面动，村子就跟着动起来，房子、树、路跟着动起来，天上的云一起动起来。没有驴的阿不旦村一下变成另外的样子，它没腿了，卧倒在土里。

驴叫

我母亲说我是驴叫出来的。给我接生的古丽阿娜也这样说，母亲生我时难产，都看见头顶了，就是不出来，古丽阿娜急得没办法，让我妈使劲儿。我妈早喊叫得没有力气，去县上医院已经来不及，眼看着我就要憋死在里面。这时候，院子里的驴叫开了，“昂……叽昂叽昂叽”——古丽阿娜这样给我学驴叫。一头一叫，邻居家的驴也叫开了，全村的驴都叫起来。我在一片驴叫声里降生。

“驴不叫，你不出来。”古丽阿娜说。

我出生在买买提家的房子，阿依古丽给我接生，她剪断我的脐带，她是我的脐母。我叫她阿娜（阿姨）。我在阿娜家住到三岁，她把我当她的孩子，教我说龟兹语，给我饕吃，给我葡萄干。那时我父亲张旺才正盖房子，我看见村里好多人帮我们家盖房子。我记住夯打地基的声音，“腾、腾”，那些声音朝地下沉，沉到一个很深的地方，停住。地基打好了，开始垒墙，我记得他们往墙上扔土块和泥巴，一个人站在高高的墙头，一个人在墙下往上扔土块，扔的时候喊一声，喊声和土块一起飞上天。抹墙时我听见往墙上甩泥巴的声音，“叭、叭”，一坨一坨的泥巴甩在裸墙上又被抹平。声音没法被抹平，声音有形状和颜色。

我小时候听见所有声音都有颜色，鸡叫是白色，羊咩声绿油油，是那种春天最嫩的青草的颜色，老鼠叫声是土灰色，蚂蚁的叫声是土黄色，母亲的喊声是米饭和白面馍馍的颜色，她黄昏时站在河岸上叫我。那时我们家已经搬出村子住在了河岸，我放学后在村里玩忘了时间，她喊我回家吃饭。我听见了就往家走，河边小路是我一个人走出来的，我有一条自己的小路。我几天不去村里学校，小路上就踏满驴蹄印。我喜欢驴蹄印，喜欢跟在驴后面走，看它扭动屁股，调皮地甩打尾巴，只要它不对我放屁。

我的耳朵里突然响起驴叫。像从很远处，驴鸣叫着跑过来，叫声越来越大。先是一头驴在叫，接着好多驴一起叫。驴叫是红色的，一道一道声音的虹从田野村庄升起来。我四处望，望见红色驴鸣声里的阿不旦村，望见河岸上我们家孤零零的烟囱。没有一头驴。我不知道阿不旦的驴真的叫了，还是，我耳朵里以前的驴叫声。

我听了母亲的话没有进村。从河边小路走到家，就一会儿工夫。我们家菜地没人，屋门朝外顶着，我推了几下，推开一条缝，手伸进去移开顶门棍，我知道父亲在他的地洞里。我走进里屋，掀开盖在洞口的纸箱壳，嘴对着下面喊了一声。我听不见我的声音，也听不见喊声在洞里的回响。我知道父亲会听见，听见了他会出来。

我坐在门口看河，河依旧流淌着，却没有声音了，河边的阿不旦村也没有一丝声音。这个村庄几天前出了件大事，它一下变得不一样。也许是我变得不一样，我的耳朵聋了。

耳聋后我瞒着母亲和妹妹去过两次医院。前一个医生让我住院治疗，我摇摇头，说我没钱。后一个医生给我开了一个不花钱的方子，让我没事就回想。“那些过去的声音能唤醒你的听觉。”我望着医生，直摇头，脑子里空空的啥声音都没有。

“那你回想小时候村子里的声音。”他不问都知道我是村子里出来的人。

往村里走的一路上，我都在回想这个村庄的声音，我以为那些声音都死掉了。刚才在村边听到驴叫我不知有多高兴。我知道它们还在。我坐在河岸上，想着村子里所有的声音，我不知道这个由声音回想起来的村庄，离现实的阿不旦村有多远，就像我耳聋以后，身边的声音变远，那些早已远去的声音背后的故事却逐渐地清晰起来。这是一个聋子耳朵里的声音世界。我闭住眼睛回想时，我听到了毛驴的鸣叫，听到铁匠铺的打铁声，听到这一村庄人平常安静的龟兹话语，听到狗吠羊咩和拖拉机、汽车的轰隆声，再就是我父亲挖洞的声音。他挖了二十多年洞，耳聋之后我才清晰地听到他的声音。

他该出来了吧。

第一章

“腾”

洞口对着河岸斜坡，河水的翻滚声直灌进来，像一村庄人用龟兹语说话。河在这一段拐了大弯，河水趴倒了，翻滚着淌过满是卵石的河滩。河从远处山口出来时，是站着走来的，它高大的身躯竖在倾斜的大石滩上，到了有人和庄稼地的地方，河就矮了，趴倒了。流过这个大弯，龟兹河又站起来，它的翻滚声变成悠长的几乎听不见的遥远呼唤。

他一直没习惯河的翻滚声，一种叽里咕噜的声音。洞口木门关住时，河的声音远了，剩下自己的脚步和出气声。他拿着铁锹往地洞深处走，走几步突然停住，转过头，洞里一片安静，只有自己转脖子的声音。他老觉得后面跟着一个人，他走一步，那个人走一步。他停，那人也停。他走到地洞尽头，举起镐头挖土，那个人也在身后，举起镐头。他猛一回头，什么都没有，后面是另一个人转脖子的声音。

“腾。”

挖土的声音响起来。镐头凿进硬土，前半截子声音向耳朵背后传去，后半截子声音吃进土里，不见了。他挖一下，耳朵贴着土听一阵。一次，他听见土里有一个人走动，以为自己的脚步声走到土里了。不是。他没有这样的脚步声，他穿一双旧球鞋，有点大，鞋带系紧了脚在里面还有余地，落脚时，先是鞋的声音，“窟嗤”，鞋里的气被挤出来，一股带胶皮